

銅版
四書集註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論下



乙卯年孟冬月

校正
下論集註

先進至堯曰

上海
廣益書局發行
文華書局印刷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

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

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

因其材於此可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

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者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

子云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

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先進

廣益書局校印

玷反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李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許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槨。外棺也。請為槨。欲費車以買槨也。子

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

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

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

若天喪已也。○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慟。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顏淵

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子

聲去

反

反

杖又

附復

購音

聲去

先去

躐力
涉反

悝音
悝難
去聲
藏去
聲下
如字

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

未。知生焉。知死。馬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

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生死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蓋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閭侃音義。見前篇。行

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

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作。仍。因也。賈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

理惟有德者能之。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

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

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

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愈猶

勝也。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為主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

中道而已。○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家宰其

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

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

其為人矣。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人矣。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辟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由也嗇。嗇五旦反。嗇粗俗也。傳稱嗇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

在此章之首。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賜不

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

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單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德而已非窮理樂天者

惡去聲下。如字。已音矣。知去聲長。上聲。見音現。便。平聲。傳去聲。語。音御。

數音 朔窶 反郡羽

均反 遂七

也夫子嘗曰賜不卒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

室善人質善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塗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也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

取人○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

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

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

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

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

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益又非他人之為師弟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

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慶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論 卷六 先進 廣益書局校印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李

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今由與求也。

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子曰。弑父與

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

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道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

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尚學者事。

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任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任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夫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卧反。曾。曾參父名。皙。音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

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費音

女音
汝下
同

長音掌

見形 旬反 頰音 挑去聲

與去聲 聲裕 音夾 被音

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乘去聲。機音。機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

益遜。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為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日會。眾頰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點

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

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

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亦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拔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泉。理

論 卷一 先進 齊益書局校印

弗墀
音善

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雲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
關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
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
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扶夫音曰夫

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

其能特哂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

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

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

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

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柔坊
本作
游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四章

勝平聲

復扶反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

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

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顏淵曰請問其

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

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

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

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選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東莩本

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固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誣傷頌則支己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

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

深玩○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論 朱六 顏淵 廣益書局校印

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

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施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故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

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音刃。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

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

憂不懼。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

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

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

又復扶。上聲。語音。御去。聲。亮反。魁徒。回反。

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子

漬子 賜反 行去 聲 殺所 戒反 語去 聲

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夫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

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

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陰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刺。淋以膏。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

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覈。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

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

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

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

去上

聲

差楚

宜反

合音

蛤

貉音

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曰：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

質猶文也。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鞢。鞢，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

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

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

喻其旨，故言此。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

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

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

忠信，徙義，崇德也。忠，王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祇音

聲去

見音

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也。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對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

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行。其後果以繼嗣不定。故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經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子

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古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

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邦射以向繹奔魯。曰。使季路惡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讓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使民無訟為貴。○子張問政。子曰。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子曰。

下論

卷六

顏淵

七 廣益書局校印

背音

故作

政今

因官

本作

故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子曰。君子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季康

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

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色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弊。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季康子患盜。問於

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康子

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

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馬於度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土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

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

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

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又詳言之。夫

室音

質背音

佩

治平
上聲去聲

有悉
井反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人。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

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

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

辨惑。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於為己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

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處鄰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

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不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感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

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

言乎。數其所包者。廢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

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意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

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道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

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子貢問友。子

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

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一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無古

行去聲

又反 復扶

復扶

喪去聲

禰音你

當去聲

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善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

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有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焉。於度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

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子路曰。衛

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

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

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其得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

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瞶恥其母南子之淫。

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玉，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之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者聲。夫音扶。稼居反。焉於度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故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

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故不復矣。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

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子謂衛公子荆

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庶眾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

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白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尹氏曰孔子數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也。○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

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滌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

○子路曰

○子路曰

漸將廉反冉子坊本有作冉京本夫子作孔子聲

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

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

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雷時有此言也如知為君

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

也臣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

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

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自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謹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諛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

之以知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

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

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

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

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

不可棄也。恭王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克之則睥睨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

之愛人其最後乎。○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曰：敢問其

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

攘如羊反

量音

量去
聲數
上聲

復扶
又反
別必
列反

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

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

人何足算也。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

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

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收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

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益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子曰。君子

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河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別必
列反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

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

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子曰。君

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於肆。小人逞欲故反是。○子曰。剛毅木訥近

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

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

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顏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

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戎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暮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

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下論

卷七

憲問

十二

廣益書局校印

并去聲

渾上去聲

去上聲

滲所同聲

便平聲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忠名繼祿也邦有過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猶介其於

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

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欲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

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

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法反羿音詣界五報反盪土浪反

相去 聲泥 士角 反澆 五帛 反侍 寺音

沮在 呂反

勝音 升

南宮适即南宮也。具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泥。又殺羿而代之。昇。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昇界。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子曰。愛之能

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子曰。

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

色之。裨諶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葉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義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

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或問子產。子產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

為主。故孔子以為惠。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避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人蓋舉其重而言也。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阻止之。其後卒召白公

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

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蓋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

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概乎其未有聞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

純下 拔反 見音 現渾 上聲 樂音 洛語 音御 下語 如字 復扶 又反

當勉其難而不
可忽其易也。○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魯大夫

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畏。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貴重。然則公綽益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

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猶言全人。武仲

魯大夫。名純。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

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

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復加曰字者。已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

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火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

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

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

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

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

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通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

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字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

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存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

後而避邑。以示者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

春秋誅意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說也。之法也。

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黜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

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柁子。路疑管仲忘君事。雖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

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

相去聲

重平聲

憲問

廣益書局校印

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

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畏也。匡

正也。攘夷狄尊周室，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

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

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故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

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善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

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臣，家臣也。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

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

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

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

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慙

度待
洛反

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弒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二告夫音扶。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

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眾如齊之眾。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

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與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人得而

討之。仲况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

而後犯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子曰。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覆己。愚按聖賢論

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

省惡
井反

論
憲問
廣益書局校印

璦于
眷反

重直
用反

復拔
又反

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

見矣使者之言愈有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

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曾子曰君子思不出

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矣○子曰君子恥

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

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子曰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子曰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子曰不

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

可見矣○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請人欺已不

治去聲

復芳服反 易並去聲

幾平聲 去聲

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

微生

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

敵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同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

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思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

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夫以發子貢之問也。子曰。莫我知也。

子曰。莫我知也。

夫音扶。夫子自歎。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

則見其中自有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

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

有感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

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愆行。亦命也。其實寮無知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子曰。賢者辟

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

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子路

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啟門。蓋賢而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子擊磬於

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

則厲。淺則揭。磬音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磬。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搗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己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子

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數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處上聲

蕢音

治去聲

大音

泰

分去聲

知去聲

蹲音
存踞
音據
冠去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子曰何

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此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子路問君子子曰

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

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克積之威自

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拙則盡乎人與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踞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踞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字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

憲問

廣益書局校印

聲 今平 聲長 上聲 少去 聲

行音 枕

畫識 如字

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

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後。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

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適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

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

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輔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

復扶 又反 與音 預見音 現

輒音 厄離 去聲 着直 略反 津莊 里反 渾上 聲 鮑音

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

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愾見發也。

子曰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大音扶。無為而治者。

聖人德威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曰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

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猶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

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馬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輓也。言

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曰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者。

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盡渾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壯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

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輻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

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

秋
父音
甫

隕羽
敏反
惡音
烏

京本
無謂
字
覆敷
救反
疏音
流

父甯殖放殺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知矣。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

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成仁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

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當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

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

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顏淵問為邦。顏子五法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

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

又以告顏子也。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水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巳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瑩。而等威已辨。為

質而得。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

更平
聲筋
音勅

易去
聲
辟僻
同

人始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成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子曰。已矣乎。數

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數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子曰。臧文仲其竊

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

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子曰。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

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子曰。羣居終

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滿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或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

也。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避。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

論
卷八
衛靈
十九
廣益書局校印

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連道于

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家。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

處音 杵

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

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

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當有以

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裁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

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

上惡 去聲 下同

今亡已夫

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惜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

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眾惡之必

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

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飪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

道不憂貧。

飪。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饜哉。

子

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聞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

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故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

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泄之不莊動之不
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而善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

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
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做此

○子曰當仁
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 ○子曰君

子貞而不諂貞正而固也諂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

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師樂師替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愿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

復論之復又

俗本上一日無以字

處上聲

當易並去聲

之道與。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賢必

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悔，鯁亮不虛，無吝，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史音俞。顓，史國名。魯附庸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任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

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有曰：夫

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氏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

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矣。任平聲。馬於度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季氏

廣益書局校印

龜字
從洪
武正
韻寫
己音
紀

坊本
公作
君

并去
屏音
去上
聲

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

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夫音扶。固謂城邦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

之辭。夫音扶。舍上聲。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

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

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

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

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植也。文。戰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脅魯

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

箱其
廉反

說音
悅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

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繼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

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箱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孔子曰祿

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世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直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政皆不久而失之也○孔子曰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

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諫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

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

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

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

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

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劬也。

○孔子曰：君子有

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己者。而付界之重，可以不失矣。大

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

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

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

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

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

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鑿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愆思義則得不吝。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此之謂思誠。○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蓋古語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

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

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實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

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德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

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達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邦君之妻。君

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

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為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

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

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

吾將仕矣。好亟知。亟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機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往。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

數音 朗

令平 聲 若 反 盪 盪

復扶

又反

稱去

聲

孫音

遜詘

與屈

同為

去聲

信與

伸同

信也

如字

治平

聲漸

子廉

反

衍延

面反

不復與辯者不喻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探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故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

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者。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力。才有過人者。商

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琴瑟也。時子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馬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君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未

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

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

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過也。○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

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

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人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

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挽夫子。故問此以止。止。字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

也。其黨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忍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挽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而不食。焉。於虔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

五 瓠音

每 况音

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

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

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

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

救其偏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曰：興可以觀，志可以觀，可以觀，可以觀。

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和而不流。怨而不怒。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

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合著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

廣炬 訂 女為 矣乎 是訓 詞非 問詞 下一

句正是當

故為之

諸家

六云

乎哉

內想

出意

思

只音

止倚

音倚

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竅。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鄉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註請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原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原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

○子曰。古者失而已矣。胡氏曰。許昌斬截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子曰。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請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棱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

亦與古。人異矣。

技倆全用

在既

字馮

道十

王蔡

京五

入相

劉棉

花耐

彈萬

安看

三台

星冀

復用

吮祖

充切

音雋

雍音

雍紙

善指切痔

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顏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

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為是非，以為非，以為是，以為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子曰：子欲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

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

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即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宰

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

年不為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

已矣。鑽，祖官反。洗，盪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本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季取柰柞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

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爾。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

下論 卷九 陽貨 廣益書局校印

音雉
池上

去聲
者非

亡與
無通

翼註
○而

已矣
總縮

上
消去

聲音
消去

覆音
福去

間去
聲去

柞櫓
音昨

由音昨

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衣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菘練冠緦緣要經
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

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宰我出子曰予

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

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奕圍棋也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子路曰君子尚勇

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

義為盜尚上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其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夫子以此教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子貢曰君子

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

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

良音 催疏 平聲 食音 嗣 期音 基緣 七絹 反緣 去聲 要平 聲經 音送 探他 章反 跂其 至反 畜許 六反 伴音 羊 行去

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

夫子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

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

也。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

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准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

比干。因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伴狂而受辱。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馬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馬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

論 卷九 微子 廣益書局

聲

弗音

確音

却

復扶

又反

相去

聲沮

在呂

反

辟與 避同 趨去 聲坊 本作

辭氣雍容如此。丁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

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蓋接輿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

辟之。不得與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孔

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之舍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

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種上聲

去上聲 復扶又反

輿執轡在車也。蓋本于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有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

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土

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苦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

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

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

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蓀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

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迹。不接與之意也。子路曰。

微子

廣益書局校印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倨音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文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馬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任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

別必

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任者為通。故溺而不止。

列反

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

餐音

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秦伯同。窳。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

懈居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

斷音

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故

短裸

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故

果力

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趣不汙。則同。其立心

造七

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避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

聲

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

雅去聲與京本去聲所以字上無此字坊本于皆作於弛詩紵反去上聲乳去聲去上聲去上聲去上聲去上聲

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土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犬

師執適齊。大音秦。犬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鼗徒乃反。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

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

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攷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犬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

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陵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

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

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騶，鳥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執八士

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憐憫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

廣益書局校印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類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馬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

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

焉能為亡。馬於度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

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

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

也。賢與之與乎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過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

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自家眾

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

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

聲 遠去

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

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即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

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

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

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

為謗己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

入可也。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辨。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

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

何。洒，色。賈氏曰：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本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

論 子張 廣益書局校印

儼言
上聲

應去
聲

強上
聲語
音御

易去
聲

惡平
聲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

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必列反焉於處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

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始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

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威言其為仁亦不能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學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

省悉
井反

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

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羨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孟氏使陽

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

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表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

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

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污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子貢曰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馬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馬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烈與凡周之

禮樂文章皆是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音潮朝音潮武

子張

黃益書局校印

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

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得其門，則不見其中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

乎。此夫子指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

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

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祗相通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

子乎？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

不慎也。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之謂教之也，行從

切音

分去

聲去

推吐

雷反

於音

鳥喪如字離去聲

禪時戰反節氣俗本皆作氣節

予與通下同

稱去聲

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辰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厚勳。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書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秦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謹。權。秤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

夫音 扶 屏去 聲

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

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

功公則說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所無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於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

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

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

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

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

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馬於虔反子張曰何謂四惡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

利吾
宮反
予通
作與
京本
無人
字

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去聲。慮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

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神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

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